

王兆军
著

绿帽子

Green Hat

中青年一代焦灼无奈的人性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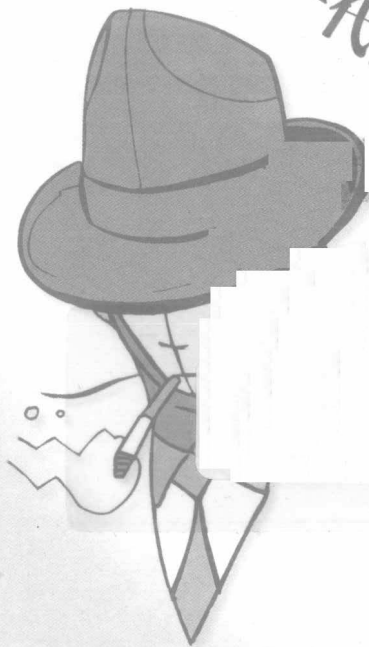
陕西旅游出版社

王兆军
著

绿帽子

Green Hat

中青年一代焦灼无奈的人性解读



陕西旅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绿帽子 / 王兆军著. — 西安: 陕西旅游出版社, 2002.12
ISBN 7-5418-1870-4

I. 绿... II. 王...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B96-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704 号

绿帽子

作 者 王兆军
出版发行 陕西旅游出版社
地 址 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人民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
字 数 360 千字
书 号 ISBN 7-5418-1870-4/G · 511
定 价 21.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 一 说到情人..... (1)
- 二 胡大威的发财之路..... (8)
- 三 那小子很想干一把..... (19)
- 四 古典风味的旋律..... (33)
- 五 蜡枪头..... (43)
- 六 类似奏鸣曲呈示部的不良用心..... (51)
- 七 初步操练承受力..... (70)
- 八 穿插在情节中的意识流..... (82)
- 九 女人和女人不同..... (100)
- 十 呈示部的简单再现..... (123)
- 十一 没有露珠的小夜曲..... (139)
- 十二 爱情休止符..... (151)
- 十三 曲折回旋的感怀..... (166)
- 十四 不太慢的慢板..... (177)
- 十五 历史细节的现实意义..... (194)
- 十六 有点浪漫的三角戏..... (215)
- 十七 爱情测验..... (231)
- 十八 不太快的快板..... (242)
- 十九 年轻人的小步舞曲..... (260)

二十	王旋律再次飞扬·····	(280)
二十一	由绿帽子引起的错乱·····	(303)
二十二	简短的二重奏·····	(317)
二十三	突然加入的打击乐·····	(333)
二十四	高潮前的叫板·····	(351)
二十五	晚餐会的悲剧气氛·····	(367)
二十六	音乐戛然而止·····	(389)

一 说到情人

一辆空调大旅行车渐渐接近小城。

车厢的前部坐着一位皮肤有点发黑但是光泽很好的中年人，他叫姜一品。

从滨海市到他的故乡小城，要四个小时的路。临近小城的这节路是新修的，沥青的黑色还没有完全消失，路面坦荡如砥。姜一品可以从前面的风挡玻璃和右边的窗里观赏车外的原野。夏日的风吹动山坡的绿树，掠过洼处的河道，摇曳着坡上的庄稼，向自由的方向而去，形成一副动感无穷的画面。山水一体的风景，使他享受着心旷神怡的愉快。

直到旅行车拐进故乡小城的车站，他才有了美景结束的感觉。

滨海市、故乡小城和省城，构成了姜一品最近经常来往的等边三角形。这三个大小不等的城市，对姜一品来说都很重要。省城是他的工作单位和家庭所在地，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故乡小城是他三十岁以前的居住地。那里有他青春期的初恋，有他成年后的种种坎坷，还有年近八旬的父亲和弟弟。与省城比较，这个小城的分量一点都不轻。这次故乡之行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要给去世的母亲上三年坟。上过坟，他还要在小城筹备一个本系统的现场会，部领导也可能专程从北京来这里观摩。因此省厅要他在小城多呆些日子，将会议安排得万无一失。

滨海市对于姜一品的重要性，全在于他那份未了的心事。

那里住着他初恋的情人刘岚，一位专科学校的副教授。当年爱得那么火热，原以为从此地久天长，却不料突然间分了手。分手就分手吧，可多年来又藕断丝连。前几年大专院校调整，刘岚所在的学院成为姜一品管辖下的单位，两个人的联系就多了起来。滨海因刘岚的存在而变得重要，变得有色彩了。

大旅行车在小城车站里停下来。

姜一品巡视了一下车站，没有看到前来接站的胡大威。

当年刘岚悄悄的来偷偷地走，也是在这个小车站。他打量这个里里外外到处卖小吃的车站，往昔的气氛一点都没有了，难怪“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

胡大威来了。

他一边在用手机接电话一边跟姜一品打招呼。

整天扛着大哥大，姜一品说，一看到这种人我就生气！

胡大威却是好脾气，他看着一身便装的姜一品笑嘻嘻地说，这像处长吗，不像啊。

姜一品打量着胡大威一身笔挺的白色纯棉套服、墨镜和名牌领带，歪了歪嘴角，带着夸张的讥讽表情说，俺虽然不像处长，可也不至于像黑社会哟！

上车吧，胡大威笑笑说，别捣蛋了。

胡大威将行李放到车里的后排座位上。

宝马车开出车站，消失在乱哄哄的街道上。

白了，胡大威一进车就说姜一品的变化，好像也胖了。

就这点变化吗？姜一品问，中国变化这么大，咱变化小了能行吗？

眼睛还是那么贼亮贼亮的，胡大威继续对姜一品评头品足，由此可见，你的精神还没老。走路的姿势嘛，基本没变，

就是两腿好像短了些，看上去就跟鸭子凫水似的，没有从前那股子水上飘的浪劲了。哎，是不是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啊。

行啊大威，姜一品转过头去说，看人知道抓特点了啊你。

过奖过奖，胡大威谦虚地说，就算有点进步，也是跟你老姜学的。

姜呢姜，姜一品说，生姜还是老的辣嘛。

辣就好。

胡大威稍微停顿一下问，今晚怎么安排？

老规矩，姜一品宣布，谁也不要约，喝酒，抽烟，说女人。

胡大威问，这方面你有的说吗？

别小看人啊，姜一品说，敝职俺刚从滨海来，怎么没的说呢。

去看刘岚了？

不看她，去滨海干吗！

就光看看？

这是人家的隐私，姜一品说，你问这干吗！

什么熊隐私，胡大威给自己找了个台阶说，到家再说也好。

轿车进入市区。

二十年前，这是个仅有万多人的小城。除了一条石头铺的街道，两家照相馆和几个菜馆，就跟农村一样。这几年发展很快，户口的控制也不比从前那样严了，人口很快超过了三十万！人口的规模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到处都是卖东西的，看上去热闹而混乱。

在姜一品心里，这个小城永远如他少时的记忆那样充满温

馨。童年的梦、少年的诗和青年的笑声，总是缠绕着他的思绪，驱赶着那些随时袭来的风霜雨雪烦恼恩怨。尽管父亲的胡须已经发白，母亲的坟上也长满了荒草，而原先走过的那些大路小路早已面目全非。不变的只有血缘和亲情。在所有亲情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来自同学。

在不同阶段的同学中，当数中学时代的朋友最好。小学的同学，因当时都还少不经事，记忆犹如稀薄的雾气，很快就消散了。大学时代的同学，因为已经长大成人，独立的意识使人不易在感情上融合。只有中学时代不同。时值少年，风华正茂，懵懂时代的面纱刚要揭开，整个世界显得奇妙无穷；年轻的 身体里流动着鲜活的血气，情思活跃，浮想联翩，渴望感情，格外依恋朋友。交流的欲望，求知的欲望，爱抚和被爱抚的欲望，天天蒸腾着天真的心。那一份纯粹，那一份稚气，是构成友谊的最好的溶剂。如果说小学像摇篮，大学像旅店，那么中学则像一片青草茂盛的山坡。那里的脚印，洋溢着自然的芳香；那里的笑声，散发着诗歌般的纯真。在那个时期结交的朋友，是没有污染的山泉清水，是值得永远歌唱的蓝天白云。在姜一品看来，一个人是否拥有过幸福，最关键的在于他是否拥有过一个美好的中学时代。

姜一品的中学生活丰富多彩。他的家就在小城边上，护城河以外，就是所谓的城乡结合部。他的母亲是农民，父亲在城里工作。城里的同学不拿他当乡下人看，乡下的同学不拿他当城里人看。他本人则兼有城乡两种文化的特点。他跟各种出身背景的人都能合群，但跟谁都有所不同。他留给同学们的印象是风趣、智慧和多情，有点儿游侠味，也有点儿才子气，还有点儿乡下人的纯朴善良。谁都不知他的深浅，即使在他不得意

时也没人敢轻视他。谁都觉得他应当有很好的前程，应当是个一辈子总是快乐总是成功的人。

在中学同学中，除了刘岚，姜一品最好的朋友就是胡大威。按说，胡大威并没什么特别的才能，两人的风格也很不同，可是两人相处时间最长。从初一到高三，他们俩都是同班。加上文革，一共相处了近八年。这八年，是他们全部的少年时光。胡大威出身革命干部家庭，具有干部子女所有的特点：在幼儿园就知道洗脸刷牙爱护花草，一上小学就知道听话爱集体，对平民出身的同学客气但玩不到一起，彼此不说父母的官大官小但上一辈的等级在他们身上留下的痕迹却随时可见，等等。然而，这些东西没影响姜一品跟胡大威的关系。胡大威这人爽快、直接、不追随别人眼色，做事有点狠劲儿。姜一品喜欢这种敢说话、不怕事、喜欢唱反调，但对他姜一品却言听计从的人。这么多年来，两人的关系虽然时疏时密，可感情并没受到损害……

一进花园洋房，胡大威就迫不及待地问：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姜一品沮丧地说，告诉你吧，不怎么样。

你跟刘岚啊，胡大威说，我看是太古典了，不符合潮流。

你跟我谈潮流！姜一品说，老哥你先告诉我，潮流是什么？

潮流就是效率，胡大威爽快地说，什么都得讲究效率，没有效率，什么都谈不上。比如吃饭吧，古典风味就是细嚼烂咽，现代风格就是快餐。爱情也是这样，不能像跑马拉松那样没完没了，累死人，等到冲刺时连丁点儿劲都没有了。与其这样，还不如痛痛快快地办实事，得点现代人的快乐。

你不懂爱情，姜一品说，爱情这个东西就是要时间。政治阴谋需要炮制，咸菜疙瘩需要腌制，爱情这东西需要熏制。小小的火，慢慢地炖，然后是轻悠悠的烟，慢慢地熏，就跟刘姥姥在大观园里吃的那种茄子似的，味道都进去了，外边看上去还跟鲜的一样。

这都是你们文人做出来的，胡大威说，太麻烦了，太不人道了。

梆人道？姜一品自言自语道，是他妈的棺残忍。

就是嘛，胡大威义愤填膺地说，一个女人，爱了她二十多年，手也拉过嘴也亲过，就是没摸过她的屁股蛋子，这算什么事！眼看着小姜变成了老姜，辣是辣可是光有辣味没有当时的鲜亮劲了，切开一看里边都是老筋和姜丝，还有什么滋味儿？老兄啊，再不干就没时间干，也没劲头干了！

姜一品默默的，不说话了。

胡大威口气缓和了些，问，刘岚现在怎么个样子？

很好，姜一品说，跟过去一样，不胖不瘦，牙齿很白。

二十多年过去，刘岚少女时代的影子像永不褪色的照片，一直深深刻在他心中，叫他难以忘怀，甚至难以淡漠。那时的刘岚，身材苗条，一头短发，小步走路但不失快捷。

每次摆头时，那蓬浓密的头发要来回摆动多次才会停下，端庄雍容里不乏少女的活泼。雪白的牙齿，含蓄的笑容，叫姜一品心醉神迷。有一次，胡大威跟他说到班里的女生，夸奖李菱子多好多好，姜一品不服，说菱子难道比刘岚还强！胡大威却说刘岚不如菱子明亮，刘岚学习好靠的是死记硬背，还说刘岚明明看到别人算错了题却故意不指出。姜一品无法接受胡大威的评价。他坚信刘岚是他看到的最优秀的姑娘。她不愿指出

别人的错误不是怕人赶上而是担心说出来让人难堪。她说话声音柔和，做事与人为善，这绝不是出于心机，而是良好的教养使然。刘岚可不是那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喧闹嚣张的姑娘，人家知道进退。至于才能，姜一品承认刘岚是有点死记硬背，死记硬背能学出好成绩也不简单啊，至少说明她记忆力不错。胡大威听了，说他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姜一品说，西施不西施的反正不比你的李菱子差。胡大威说，强也强不了多少，不就是个团员嘛！

团员怎么了？姜一品喜欢刘岚的团支部委员的身分，因为这给正在积极要求入团的姜一品提供了与她接近的方便。那是个两性间充满紧张的时代，一般的异性同学接触会被大家议论，甚至受到老师的批评。只有一种情况除外，那就是任何同学都可以公开要求团干部跟自己谈话，而且十有八九不会受到拒绝。提出者是积极要求进步，接受者是爱护同学的政治积极性。姜一品对入团兴趣不大，但是经常写“入团申请书”。那天，姜一品写了一封简短的信，外边写了“申请书”五个字。他站在一棵芙蓉树下，企图瞅刘岚到食堂打饭的机会悄悄交给她。芙蓉树又高又大，但叶子并不厚密。姜一品生怕被同班同学发现，心突突直跳。胡大威敲打着饭盒经过这里，拉他去食堂吃饭，他说我有点事你先走吧。胡大威朝他挤了挤眼就走了。芙蓉树上掉下的残花落在姜一品的肩膀上和头发上，他故意不去抹掉，以便让这小小的干扰调整他紧张的心情。

二 胡大威的发财之路

这里必须说说胡大威。

中学毕业后，这两个从小一起的朋友一起参了军，先是内蒙古，后是四川，都在一个团里。姜一品先胡大威退役，回乡后赶过驴车拉过石料，后来变成省府机关里一位处长，管着许多大事。胡大威则从一位小职员变成大财主。一个有权，一个有钱，都混出个人样子了。不同的是，姜一品走的是传统大道，而胡大威的生活道路则多少有点儿邪。

胡大威从部队回到小城后，过了十多年没有色彩的生活，先是在街道派出所当了一阵子警察，后来转到劳改队当监管员。如果他珍惜那个工作，好好地干，现在怕是早当上监狱长什么的了，可他生性爱交朋友，不仅同事，连他手下那些劳改犯也成了他的好友，其中有些还跟他结成了把兄弟。那些“江湖好汉”唯胡大威之命是从，胡大威着实痛快了一阵子，痛快之后便是丢了那个有意思的职位。

退役以后，胡大威一心想跟菱子结婚，可菱子死活不答应。胡大威一等再等，好话说尽，耐心耗光，到底没等到菱子的同意。菱子因犯杀人罪判了几年徒刑，出来之后做过生意，后来嫁给失了家的张建设。胡大威以为他们的婚姻不会好，可菱子下决心要跟她男人过日子，叫胡大威不要再提过去那段历史了。胡大威看实在没指望，只好听从父母之命，跟一位别人介绍的姑娘结了婚。婚后的生活就是生儿育女，就是争取分房，就是每月卖米、买面、买蜂窝煤，有点闲空就找朋友们打

牌、玩扑克。

胡大威被看守所开除后，父母批了他三天，他自己哭了三天，然后毅然走下商海。如果好好经商，小钱积大钱，慢慢也能有个好光景，可他不。他不像菱子那样吃苦肯干，也不愿一点点积累。他老想一觉醒来就腰缠万贯。菱子好不容易帮他弄到一点本钱，希望他能将财富的雪球滚起来，可他连那点本钱都三下五除二地赔了进去。看看无路可走了，胡大威只好和十几个劳改释放出来的哥们儿组织了个建筑队，到处给人家修路、造桥、盖房子。那些人都是些挣俩吃仨的家伙，剩不下几个鸟钱，胡大威虽是头目，其实也就混个吃喝，有时连吃饭都是问题。他那些朋友，菱子说是乌合之众，姜一品说是鸡鸣狗盗之徒，但胡大威喜欢他们，因为他们都听他的，愿意为他出力卖命。

到八十年代中期，政府要大兴土木，计划开几条大路，盖一些大楼，改变旧城商业区的面目。城建部门接受了任务，着手清理街道两边那些低矮破旧的老房子。他们逐家逐户走访，动员市民们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拆迁。当时主持这一工程的，就是菱子的丈夫张建设。张建设的姐夫在省里刚升了官不久，他就拿到这个肥缺。可是官好当，事难办，张建设遇到的第一个麻烦，就是很多老住户拒绝搬迁。这些人不愿离开商业地带，一再强调对住了多年的地方感情深厚不想搬走。这些住户中有三分之一是党员干部，这些人受到政府的批评，生怕影响了自己的地位和前途，好歹算是接塑了命令。另外的三分之一，在条件得到满足后也同意搬迁。还有三分之一的老住户，他们是死活不搬，而且提出的条件越来越苛刻，除了巨额的赔偿，还有就业的、住房的、生意损失和生活不便等要求。政府

根本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

时间一拖再拖，工程不能如期进行。老住户们趁机变本加厉，把所有能盖房子的空间都搭了棚子，有些人恨不得将树苗栽到锅台上，因为每一棵树将来搬迁时都要作价赔偿。

作为主管者，张建设为此费尽心机。他制定了一个“八步方案”，企图步步为营，把这些钉子户搬开或拔掉。第一步，大讲国内外大好形势，动员钉子户以主人公的姿态参加到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来；第二步，市政建设局亲自办学习班，号召他们学雷锋顾大局；第三步，利用各种关系动员。第四步，奖励那些在搬迁中表现积极的分子，发很大的奖状，还有电热炉之类；第五步，仔细地谈判搬迁条件；第六步，晓以利害，加以威胁，警告死硬顽抗的分子；第七步，如果还是不行，就由法院判决；最后一步，强制执行法院决定，用推土机将钉子户的房子推倒……

近年来越学越精乖的市民们，对这些步骤表示出坚定不移的姿态，有些人摆出一副既不为利益所动也不为威胁吓倒的样子。他们一定要拿到那些几乎不可能兑现的好处，不然决不搬迁。他们不怕法院判决，也不怕推土机来推他们的房子。有几个老人放出风来，谁耀是敢推他们的房子就得先推倒他们。推倒他们一个人，就得有十个干部下台。他们拿出“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决一死战的架式。僵局形成。老住户坚决不走，而政府非修路不可。要想解决得好，就得拿出很多钱来，而发展中的小城在市政建设上缺的正是钱。政府向上级请示，老住户们也上下奔忙，找各种地位的老少干部说情。这里是老解放区，当年在这里工作过的老同志现在很多都在省和中央工作，他们听了群众的反映，告诫地方上妥善处理。张建设黔驴技

穷，只好走司法程序。法院的人告诉他，判决搬迁易如反掌，但执行起来有困难，万一老住户就是不走或以死抗争，闹出人命案子就不好说了。到那时，谁负责？张建设说我负责。法院的人嘿嘿的冷笑着说，你负得了！

工作开展不起来，张建设在领导心目中的分量降低了。有人说他是个屁本事没有就靠裙带关系上来的家伙，讥笑他的八步方案都是些纸上谈兵的笑话。说一千道一万，结果好万事先，你不能将那些钉子户搬走，就是没效率，就是无能！本来有可能上升为建委副主任的张建设焦急万分，呆在开发办公室里骂：真他妈的老虎吃鳖没处下嘴！

能做的都做了。张建设从没这样苦口婆心、呕心沥血、不厌其烦，他拿着市政府的红头文件动员妇联、工会、共青团等各种社会力量一齐帮忙，结果是越帮越忙，钉子户城此更加明白他们房子的价值和政府急于赶走他们的用心。钉子钉在那里，条件却越提越高，路修不成，付出的都付之东流，没付出的部分好像个无底洞。调解无效，诉讼不行，张建设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张建设决定到省城活动活动，听听姐姐姐夫的意见。那时，姜一品已经当副处长了，菱子建议丈夫去看看姜一品，张建设听从了。他们夫妇两个和姜一品谈了不少，在说到旧城区改造计划及张建设焦头烂额的处境时，姜一品灵机一动说你们何不来个正路歪走呢？菱子问怎么歪走，姜一品说胡大威那里不是有一帮子人嘛，请他帮忙也许能找到一条路呢。菱子一拍大腿说，我的娘唉，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呢！

张建设当时有些迟疑。他本人不愿和胡大威有联系，也不愿菱子和胡大威有任何交往，原因就是当年菱子和胡大威有过

那么一段感情。据说，胡大威亲过菱子的嘴摸过菱子的奶子，就愁没办那个事。从后来两人的情况看，胡大威没有忘情，菱子心里好像也还保留着胡大威的一片地方。张建设对他们俩一直存着相当高的戒备，如果现在请他胡大威帮忙，一是会让胡大威发现他焦头烂额的困境，面子上不好看，二也怕烧香引出鬼来，引燎入室后患无穷。菱于是小城有名的美人，张建设很宝贝这个老婆。菱子看出了张建设的心思，当着姜一品的面就说，老张你那点牛盘肠我全知道，不就是要保护老爷们的面子嘛，告诉你吧，弦有办法。我叫别人出面，你别直接去找他。至于别的事，你尽管放心，只要你论功行赏，少不了我那一份，我不会越你的雷池一步。老虎不吃回头食，绝对没有问题。菱说话算数啊，张建设盯着菱子问，这可是你说的。

是我说的！菱子慷慨地说，我要是胡说八道，叫我……

张建设赶快拦住正要赌咒发誓的妻子说，别说不吉利的。

到底我是你老婆，菱子委屈地说，你以为我不知道丢人啊？

好了好了，张建设说，回去马上请胡大威，活马当死马医就是了。

事情就是这样，在别无办法的时候，只要有办法，就是好办法。胡大威果然没有辜负菱子的期望，他圆满完成了张建设交办的搬迁大事。他是怎么拔掉那些钉子的呢？说来既简单又好笑。胡大威接受了任务后，立即将多年来交往的朋友组织起来，成立了个拔钉子战斗队。胡大威交给他们任务，叫他们不择手段去拔那些“钉子”，至于方式方法，他不管。这些人接受任务后，仔细探听了钉子户的口气，知道是个老大难，是一团快刀斩不断的烂麻，是一块利斧劈不开的榆木疙瘩。有几个